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blue with a pattern of small, white, diagonal dashes. At the top, there are two stylized black eyebrows. The right one has a single white tear falling from it. Below the text, there are two large, red, wing-like shapes with white outlines, resembling stylized wings or clouds.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white outline of a simple house with a chimney and a door.

李莹莹 著

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散落于这片大海的人生、爱情与亲情，她们如何追寻生命的完整？



龍門書局

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李莹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 / 李莹莹著. —北京 : 龙门书局, 2014. 6
ISBN 978-7-5088-4250-9

I. ①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6160 号

责任编辑: 刘英红 张晓雪 / 责任校对: 刘亚琦
责任印制: 阎磊 / 封面设计: cqbrand传奇品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天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7月第一版 开本: 890×1240 A5

2014年7月一次印刷 印张: 7 1/2

字数: 170 000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 / 李莹莹

策划 / 石尚石 聂振 肖轩竹 文谦 常玄 储良 贺宇 张勇 石禹

联合出品 /

北京金明易咨询有限公司

万象山河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cqbrand 传奇品牌

北京市曼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加拿大艺峰影视有限公司

特别鸣谢 /

郭文香 佳蓉 胖胖 王静 青丰 静媛 莎莎

小史 秦老师 老白 田智勇 吴瑞雪 毛红霞 杜庆春 王力扶

碧霞奶奶 佟志坚 谭力玮 晓栋 戴蒂 郑海龙 纪木琳 王华

刘译阳 晏志来 刘珂 孙苹 赵雪莲 延藏法师 李肖夫

余朝汉 石丽宇 松晏 李超 胡双双 王伟 毕保华 黄昱海 郭海平

项宇 德刚 九爷 舞姐 继业 阿鲁 唐老师 约瑟 筱红花 苗晓明 阿骏

加拿大电影协会

晏钧设计

刘畅工作室

唯优印象（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毕世龙策划有限公司

本书的创作来源为真实人物郭文香于30多年来在北戴河海边救起的100多个跳海轻生的人。

书中除郭文香以真名实姓出现，其余主人公都为化名。

目 录

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

散落于这片大海的人生、爱情与亲情，
她们如何追寻生命的完整？



那一天，在海滩的终点，
我看见了她，在人海之中；

那一天，在生命的终点，
我遇见了她，在世界的尽头。

她站在那里，等着我**过去**；
她站在那里，等着我**离开**。



目 录

第一篇 | 冷 春 / 1

第二篇 | 盲 夏 / 43

第三篇 | 离 秋 / 93

第四篇 | 晚 冬 / 151

最终篇 | 青 蛙 / 211

第一篇 | 冷 春

我在哪儿？

我死了吗？

我看着我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身处何地。

只记得一片白光，充满了整个空间。我与那个躺在床上的那个自己，漂浮在这片白光里，仿佛摆脱了重力。

无所谓上，无所谓下，无所谓什么方向，无所谓一切……

此刻，我的人生就像是一盘快进的录像带，倒映在我的瞳孔里，耳中回响着变形了的怪声。

真是奇怪，明明就是自己的人生影像，却完全一点没有感觉。从头到尾，就好像看着别人的电影，演着别人需要看的戏。或许获得了周边一些人的票房，却把人生变成娱乐大众的怪物。

如果要这样活着，那么不活也罢，趁着年轻，不要等到老了，枯萎

成病床上一粒可怜的核桃仁。

那是我的母亲，可怜得只能动动干瘪的嘴唇，对着我的耳膜说：“我想吃口柿子。”

“您怎么那么磨人呐，这个季节上哪儿给你找柿子啊？”我在病床前已经几个昼夜了，所等待的无非是她死的那一刻。只有那时，我才会解脱吧？

“火龙果行不行？这里还有猕猴桃，新西兰进口的，哪个不比烂柿子贵，还有营养。”我不耐烦地随手剜了一勺水果，送到她干裂的嘴唇边。

而她却只会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机械地念叨着：“柿子。”

……

吱呀一声，白光被打开一条缝，一个脑袋探进来：“姑娘！”

……

白色的天花板，陈旧，却一尘不染。

还有白色的墙壁，陈旧，却一尘不染。

天堂？

地狱？

我用力眨着眼睛，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

小小房间放着一张普普通通的桌子，几把简陋的红棕色的椅子，空气中有股潮湿的味道。

“啊。”我痛苦地呻吟了一声，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眼前的景象都够让人失望的。

“想喝粥吗？”一勺热腾腾的米汤，送到我的唇边。

“天使的声音里怎么带着河北口音呢？”我一肚子的疑惑和饥饿在腹中像一列火车轰鸣着。不管怎么样，先做个饱死鬼吧。

那是一勺天使的米粥，携带着阳春三月的温暖由舌尖滑过喉咙，人胃穿肠，沿着血管奔流，直至撞击每个神经末梢。被冰封僵硬的皮囊，一下子被融化，软软瘫下来，好像一件刚刚被熨平的衣物，被平铺在床上。

果然是天堂吧，会有这样的味道、这样的感觉。

“来，我扶你起来，免得呛着。”那个河北口音再次响起来。

大概是低级的天使吧，大天使应该都讲普通话才对。这是我到天堂里的第二个遗憾。第一个遗憾是我超级不喜欢这里的摆设和装饰风格，既不豪华又不现代，和想象中的一点儿也不一样。

一只充满力量的大手，撑在我的后心上。再次，温暖袭遍全身，让我有一种春笋拱出地面的感觉。舒服极了。

“啊？”我愣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清天使的面孔：杂乱斑驳，好像钢丝一样的头，烫着过时的波浪卷；头发下布满沧桑的纹路；暗红色的皮肤从来没有被保养过；方正无奇的脸庞，一脸农民的气象；穿着八十年代款式的旧衣服，虽然没有补丁，却也能猜估出年岁。这是天使吗？

轰的一声，我的脑袋好像炸开了一样。

“等等，这是哪儿？”我傻呆呆地环顾着四周。

“你在我的旅馆里。”她微笑着回答。

“旅馆？！”

“为什么没有死？为什么没有死……”

我把自己缩成一团，空气一下子变得单调孤寂，令人窒息。

一线阳光从半开的门外散进屋中，柔软而稀落。空气里的浮尘，无所事事地漂浮着。

一些尘埃盘旋着着陆在地上破碎的碗上。溅落在地面上的汤水与米

粒反射着阳光，闪烁着晶莹的光点。

“干吗救我，让我死了多好！”我一巴掌把粥碗打翻在地，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滚，给我滚出去，谁叫你多管闲事。”

她什么话也没说，一声不响地离开，顺手带上了房门。

我发泄地把枕头扔向门口，看着它毫无生气地撞在门框上，跌落在地。

此刻，夺眶而出的泪水像洪水淹没了我的面颊。

我本想大声号啕，胃却抽风一样，带动着全身的肌肉一起抽搐，上气不接下气。

哭声在喉咙里滚动，发出怪兽一般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一切似乎以我的昏厥结束。

缓缓的，我透过一口气来，一点点地苏醒。破烂不堪的身体，异常疲惫。大脑也失去了思维。

我呆呆地望着，不知道望着什么。

阳光在地上缓慢地移动，正午的白悄悄地变为傍晚的橙。

“嗒嗒。”小心翼翼的敲门声。

我微微动了一下沉重的脑壳，回头看着门的方向不做声。

门，胆战心惊地启开，她探头进来。那模样和我在白光中经历的一样。

“不好意思，我想把地收拾一下，好吧？”她居然还在笑。

“你救得了我一时，救不了我一世。”我冷冷地说完，就用被子蒙住脑袋，再不搭理她。

“唉，”她叹了一口气，“那我就收拾了，很快的。要不脏兮兮的，不知道的以为我的旅馆服务差劲，影响生意。”

啊——，她是故意想引我生气吗？想用这种方法折磨我吗？我决定绝不和她说话。

一阵叮叮当当的声响过后，她又说道：“旅馆里有食堂，可以给你做点家常饭菜，现在不想吃也没有关系。过了这个点后，虽然没有炒菜了，但我还可以给你做点粥、面条什么的。你什么时候想吃，就找我。我就住在你隔壁，挺方便的，一点儿也不麻烦。”

“还有啊，你的衣物都洗了，还在外面绳上晾着。我这儿有一套睡衣，你可以先穿着，出房间也方便。也不知道你穿多大号的，我就自己估量着给你找的，你先将就着。我给你放在椅子上了……”

求求你，闭嘴吧，我心想。

我会绝食裸亡的。

据说，人有八万四千种自我了结的方法。这方面的专家好像是一个名叫“找死的兔子”的家伙，下次再自杀的时候，我一定仔细拜读那部漫画书。

但是，现在我不需要翻书也知道，绝食不是一种自杀的好方法。那种如阴魂不散的饥饿感，像把尖刀割花了我的胃，消磨着我的意志。

而我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所以在凌晨敲响了那个人的房门。

“怎么了？”她披着衣服，打着哈欠，假装刚刚睡醒的样子，骨子里却透出一切都如她所料的意味。

“面条，鸡蛋西红柿面。嗯，就是先加油把西红柿炒熟，然后放入温水，熬成番茄汤，再下面条。荷包蛋要两个。”

“好啊，跟我来，到饭厅里去吃吧。没想到你能撑那么久，现在肯定饿极了。我们的西红柿都是村里人自己种的，新鲜，味道好。我去过北京，大城市好是好，可超市里的菜难吃死了，西红柿都是催熟的。你们城里人挣那么多钱，却只能买到那种菜，有什么用……”

北京？我不在北京吗？我在哪儿？我怎么忘记了？

“这是哪儿？”我问。

“厨房。”她回答得倒是干脆利落。

“不是，我是问这是哪里？”

“旅馆，我的旅馆。”

见鬼。

“那你的旅馆又在哪里？”

“就是这儿。”

装傻也要有个限度。

“这是哪个省，哪个市，哪个镇，哪个村？”

“面好了，趁热吃吧。”

天啊，这个女人是魔鬼还是疯子？

一大碗我最爱吃的西红柿鸡蛋面，几乎是倒进我的喉咙，没有经过咀嚼，直达空空如也的胃。呼噜呼噜的吸面声，镇压了肚子里的聒噪。端庄与贤淑的仪态，全部都就着汤水吃掉。用舌头的中部味蕾，舔食着遗留在碗底的味道。那一刻，很久以前逃跑的幸福感，穿越了时空，席卷脑海，激起千层浪。黄澄澄的蛋黄，宛若海上升起的日头，暖洋洋地晒在身上。

我——真是饿了。

“哇，吃得真干净，锅里还有。”她笑咪咪地望着我。

“再来一碗。”生理上的需求完全打败了我。

第二碗面和一张身份证一起被端了上来。

“这是什么？”我一只眼睛盯着面，另一只眼睛看着身份证。

“在你身上发现的。”

一边继续吃着面，一边斜着眼看证件上的照片。

没错，那是我。

那个曾经绽放着春天花朵般笑容的小女孩，现在看来已经分外陌生。那个无忧无虑的傻丫头，大概不会想到今天自己的下场吧。如果知道，是否还能笑得出来呢？

“吴若可，1985年11月11日……”

光棍节。如果我的人生就是一场玩笑，那么这个玩笑必定从出生那一天就开始了。我的爸妈都没有什么幽默感，却在这上面幽了我一默。

在这个充满打折促销的日子里，我的生命也变得廉价了很多。更可悲的是，当你把做人的尊严不断打折促销的时候，你就愈发变成不值钱的商品。想起了，就拿出来用用；厌烦了，就扔在角落里，任其落满灰尘。最后变成二手货，哪怕把折扣打到底，也不再有人问津。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没有生在富贵之家，就永远当不上白雪公主。

“我叫你可可怎么样？”那个女人笑咪咪地问道。

“还可可巧克力呢？我有那么黑吗？”我不想和她那么近乎，只有我妈和他才这么叫我。

“你长得可白净了，不过这么叫感觉甜甜的，感觉挺好的。”

那不还是可可巧克力吗？算了，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下去了。

“随你便吧！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郭，叫郭文香。村里人都叫我文香嫂，你叫我郭阿姨就可以了，或者文香阿姨也行。”

文香阿姨？我不由得仔细端详着她，暖洋洋的笑容，就像那碗面里荷包蛋带给我的感觉。

阿姨，荷包蛋。这种怪异的联想逻辑，竟然让我扑哧乐出声来。

我笑了，我多久没有真正笑过了？